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四百七十至七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孫　梅

謄録監生臣俞昌言

冊府元龜卷四百七十

宋 王欽若等 撰

臺省部

奏議

虞書曰敷納以言傳曰議事以制葢臣之事君有官守焉有言責焉若乃省署之設班制有序治政攸出髦俊咸集雙筆丸墨之賜著於令典伏奏起草之勤表乎職業其為言責也重矣哉乃有深識理道博達古今援引

經義參酌時務述宣忠信之道雍容訓格之言或揚庭會議辯析衆惑或削章迭進發揮大猷非夫謇諤宏達平徹閎雅孰可以商確治體建明王度塞於薦紳之論哉

漢賈誼文帝時為大中大夫誼以為漢承秦之敗俗廢禮義捐廉恥今其甚者殺父兄盜者取廟器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特但也簿文簿也政為大事也言公卿但以文案簿書報答為事也至於風俗流溢恬而不怪恬安也謂心以為安以為是適然耳言正當如

此非失道也 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綱紀有序六親相睦六親賈誼書以為父也子也從父昆弟也從祖昆弟也曽祖昆弟也族昆弟也 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修則壊也為作 漢興至今二十餘年宜定制度興禮樂然後諸侯軌道百姓素樸獄訟衰息軌道言遵道猶車行之依軌轍也 廼草具其儀草為草創也立其事也 天子說焉而大臣絳灌之屬害之故其議遂寢

吾丘壽王武帝時為侍中丞相公孫弘奏言民不得挾

弓弩十賊彍弩百吏不敢前引滿曰彍盜賊不輒伏辜免脫者衆害寡而利多此盜賊所以蕃也禁民不得挾弓弩則盜賊執短兵短兵接則衆者勝以衆吏捕寡賊其埶必得盜賊有害無利則莫犯法刑錯之道也臣愚以為禁民毋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五兵謂矛戟弓劒戈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強侵弱衆暴寡海内抏敝巧

詐並生（沆盡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為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傑（墮毀也）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箠梃相撻擊（耰摩田之器也箠馬檛也梃大杖也）犯法滋衆盜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才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繇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宇

內曰化方外鄉風然而賊盜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為禁也且所為禁者為賊盜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奸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

奪民救也竊以為無益於禁奸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書奏帝以難丞相弘弘詘服焉

後漢鄭弘章帝建初初為尚書令舊制尚書郎限滿補縣長令史丞尉弘奏以為臺職雖尊而酬賞甚薄至於開選多無樂者請使郎補千石令史為長帝從其議

宋意為尚書章和二年鮮卑擊破北匈奴而南單于乘此請兵北伐因欲還歸舊庭時竇太后朝議欲從之意上疏曰夫戎狄之隔遠中國幽處北極界以沙漠簡賤

禮義無有上下强者為雄弱者屈服自漢興以來征伐數矣其所尅獲曾不補害光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難深昭天地之明故因其來降羈縻畜養邊人得生勞役休息於茲四十餘年矣今鮮卑奉順斬獲萬數中國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勞漢興功烈於斯為盛所以然者外域相攻無損漢兵者也臣察鮮卑侵伐匈奴正是利其抄掠及歸功聖朝實貎貪得重賞今若聽南虜還都北庭則不得不禁制鮮卑外失暴掠之願内無功勞之

賞財狼貪婪必為邊患今北敵西遁請求和親宜因其歸附以為外捍巍巍之業無以過此若引兵費賦以順南虜則坐失上略去安即危矣誠不可許會南單于竟不北徙

陳忠為尚書安帝即位頻遭元元之厄百姓流亡盜賊並起郡縣更相飾匿莫肯糾發忠獨以為憂上疏曰臣聞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孔氣洩鍼芒韓子曰千丈之隄以螻蟻之穴而潰黃帝素問曰鍼頭如芒氣出如筐是以明者慎微知者

識幾書曰不可不殺詩云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蓋所以崇本絶末鉤深之慮也臣竊見元年已來盜賊連發攻亭刼掠多所傷殺夫穿窬不禁則致強盜強盜不斷則為攻盜攻盜成羣必生大奸故亡逃之科憲令所急至於通行飲食罪致大辟而頃者以來莫以為憂州郡督録怠慢長吏防禦不肅皆欲採獲虛名諱以盜賊為負雖有發覺不務清澄至有逞威濫怒無辜僵仆或有跼蹐比伍轉相賦斂或隨吏追赴周章道路是以盜發之

家不敢伸告鄰舍比里相共壓迮迮迫也或出私財以償所亡其大彰著不可掩者乃肯發露凌遲之漸遂且成俗兇𢡄誅咎皆繇於此前年渤海張伯路可為至戒覆車之軌其迹不遠蓋失之末流求之本源宜糾增舊科以防來事自今強盜為上官若他郡縣所糾覺一發部吏皆正法尉貶秩一等令長三月奉贖罪二發尉免官令長貶秩一等三發已上令長免官便可撰立科條處為詔文切勑刺史嚴加糾罰冀以猛濟寬驚懼姦慝頃

季夏大暑而消息不恊寒氣錯時水湧為變天之降異必有其故所舉有道之士可策問國典所務王事過差令處煖氣不效之意庶有讜言以承天誡

左雄為尚書令順帝即位雄上疏陳事曰臣聞柔遠和邇莫大寧人寧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以臯陶對禹貴在知人安人則惠黎民懷之分伯建侯代位親民民用和穆禮讓以興故詩云有渰凄凄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及幽厲昏亂不自為政襃

蠱用權七子黨進賢愚錯緒深谷為陵故其詩曰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又曰哀今之人胡為虺蜴言人畏吏如虺蜴也宗周既滅六國并秦坑儒滅典剗革五等更立郡縣縣設令長郡置守尉什伍相司封豕其民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慎庶官蠲苛救敝悅以濟難撫而循之至於文景天下康乂誠繇玄靖寬柔克謹官人故也降及宣帝興於仄陋綜覈名實知時所病刺史守相輒親引見考察言行信賞必罰帝乃嘆曰民所以安而無

怨政平吏良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為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輙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内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世良吏於兹為盛故能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漢初至今三百餘載俗浸彫獘巧偽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為威風聚歛整辦為賢能以理已安民為劣弱以奉法循理為不化

髠鉗之戮生於睚眥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讐稅之如豺虎監司項背相望（項背相望謂前後相望也）與同疾疢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期月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簡者罹毀且或因罪而引高或見幾以求名州宰不覆競共辟名踴躍升騰超等踰匹或考奏捕案而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姦猾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鄉官部吏職斯（斯賤也）祿薄車馬衣服一出於

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横調紛紛不絶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眚不消咎皆在此今之墨綬猶古之諸侯拜爵王庭輿服有庸而齊於匹竪叛命避負非所以崇憲明理惠育元元也臣愚以為守相長吏惠和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不式王命錮之終身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邊郡以懲其後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寛其負筭增其秩禄吏

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偽之端絕送迎之役損賦歛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寧其所追配文宣中興之軌流光垂祚永世不刊

陽球靈帝時為尚書令奏罷鴻都文學曰伏承有詔勑中尚方為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象立贊以勸學者臣聞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案松覽等皆出於微蔑斗筲小人依憑世戚附託權豪俛

眉承睫徼進明時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辭不辯心假手請字妖偽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蟬蛻滓濁是以有識掩口天下嗟嘆臣聞圖象之設以昭勸戒欲令人君動覽得失未聞豎子小人詐作文頌而可妄竊天官垂象圖素者也今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以消天下之謗書奏不省

魏衛覬文帝踐阼為尚書奏議曰九章之律自古所傳

斷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長吏皆宜知律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懸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獘未必不繇此也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

高柔以文帝踐阼為治書侍御史賜爵關内侯轉加治書執法民間數有誹謗妖言帝疾之有妖言輒殺而賞告者柔上疏曰今妖言者必戮告之者輒賞既使過誤無反善之路又將開凶狡之羣相誣罔之漸誠非所以

息姦省訟緝熈治道也昔周公作誥稱殷之祖宗咸不顧小人之怨在漢太宗亦除妖言誹謗之令臣愚以為宜除妖謗賞告之法以隆天地養物之仁帝不即從而相誣告者滋甚帝乃下詔敢以誹謗相告者以所告者罪罪之於是遂絶校事劉慈等自黃初初數年之間舉吏民奸罪以萬數柔皆請懲虛實其餘小小挂法者不過罰金

杜恕明帝時為散騎黃門侍郎時公卿以下大議損益

恕以為古之刺史奉宣六條以清淨為名威風著稱今可勿令領兵以專民事俄而鎮北將軍呂昭又領冀州乃上疏曰帝王之道莫尚乎安民安民之術在於豐財豐財者務本而節用也方今二賊未滅戎車亟駕此自熊虎之士展力之秋也然搢紳之儒橫加榮慕搤腕抗論以孫吳為首州郡牧守咸共忽恤民之術修將率之事廻農桑之民競干戈之業不可謂務本帑藏歲虛而制度歲廣民力歲衰而賦役歲興不可謂節用今大魏

奄有十州之地而承喪亂之弊計其户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然而二方僭逆北虜未賔三邊遘難繞天略帀所以統一州之民經營九州之地其為艱難譬策羸馬以取道里豈可不加意愛惜其力哉以武皇帝之節儉府藏充實猶不能十州擁兵郡且二十也今荆揚青徐幽并雍凉縁邊諸州皆有兵矣其所恃内充府庫外制四夷者惟兖豫司冀而已臣前以州郡典兵則專心軍功不勤民事宜别置將守以盡治理之務而陛下復以

冀州寵秩呂䧟冀州戶口最多田多墾闢又有桑棗之
饒國家徵求之府誠不當以役任兵事也若以北方當
須鎮守自可專置大將以鎮安之計所置吏事之費與
兼官無異然䧟於人才尚復易中朝苟乏人兼才者勢
不獨多以此推之知國家以人擇官不為官擇人也官
得其人則政平訟理政平故民富實訟理故囹圄虛空
陛下踐阼天下斷獄百數十人歲歲增多至五百餘人
矣民不益多法不益峻以此推之非政教陵遲牧守不

稱之明效歟往年牛死通率天下十能損二麥不半收秋種未下況二賊游魂於疆埸飛芻輓粟千里不及究此之術豈在强兵乎武士勁卒愈多愈病耳夫天下猶人之體腹心充實四肢雖病終無大患今兖豫司冀亦天下之心腹也是以愚臣慺慺實願四州之牧守獨修務本之業以堪四肢之重然孤論難持犯欲難成衆怨難積疑似難分故累載不為明主所察凡言此者類皆疏賤疏賤之言實未易聽若使善策必出於親貴親

貴固不犯四難以求忠愛此古今之所常患也

王肅太和中為散騎常侍上疏陳政本曰除無事之位損不急之祿止浮食之費并從容之官使官必有職職任其事事必受祿祿代其耕乃往古之常式當今之所宜也官寡而祿厚則公家之費鮮進仕之志勸各展才力莫相倚仗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能之與否簡在帝心是以唐虞之設官分職申命公卿各以其事然後惟龍為納言猶今尚書也以出內帝命而已夏殷不可得而

詳甘誓曰六事之人明六卿亦典事者也周官則備矣五日視朝公卿大夫並進而司士辨其位焉其記曰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及漢之初依擬前代公卿皆親以事升朝故高祖躬追反走之周昌武帝遥可奉奏之汲黯宣帝使公卿五日一朝成帝始置尚書五人自是陵遲朝禮遂闕可復五日視朝之儀使公卿尚書各以事進廢禮復興光宣聖緒誠所謂名美而實厚者也

楊阜為少府時詔大議政治之不便於民者阜議以為致治在於任賢興國在於務農若舍賢而任所私此忘治之甚者也廣開宮館髙為臺榭以妨民務此害農之甚者也百工不敦其器而競作奇巧以合上欲此傷本之甚者也孔子曰苛政甚於猛虎今守功文俗之吏為政不通治體苟好煩苛此亂民之甚者也當今之急宜去四甚並詔公卿郡國舉賢良方正敦樸之士而進用之此亦求賢之一端也

傳嘏爲尚書嘉平四年四月孫權死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毌丘儉等表請征吳朝廷以三征計異詔以訪嘏嘏對曰昔夫差陵齊勝晉威行中國不能以免姑蘇之禍齊閔辟土兼國開地千里不足以救顛覆之敗有始不必善終古事之明效也孫權自破蜀兼平荆州之後志盈欲滿罪戮忠良誅及胤嗣元凶已極相國宣文侯先識取亂侮亡之義深建宏圖大舉之策今權已死託孤於諸葛恪若矯權苛暴蠲其虐

政民免酷烈偷安新惠内外齊慮有同舟之懼雖不能終自保完猶足以延期挺命於深江之表矣昶等或欲汎舟徑渡横行江表收民略地因糧於寇或欲四道並進臨之以武誘間携貳待其隳壊或進軍大佃偪其項領積穀觀釁相時而動凡此三者皆取賊之常計也然施之當機則功成名立苟不應節必貽後患自治兵以來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賊喪元帥利存退守若撰飾舟檝羅船津要堅城清野以防卒攻横行之計殆難

必施賊之為冦幾六十年君臣偽立吉凶同患若恪蠲其獘天去其疾奔潰之應不可卒待今邊壞之守與賊相遠賊設羅落又持重密間諜不行耳目無聞夫軍無耳目較察未詳而舉大衆以臨巨險此為希幸徼功先戰而後求勝非全軍之長策也唯有進軍大佃最差完牢可詔昶遵等擇地居險審所錯置及令三方一時前守奪其肥壤使還耕瘠土一也兵出民表冦鈔不犯二也招懷近路降附日至三也羅落遠設間搆不來四也

賊退其守羅落必淺佃作易之五也坐食積穀士不運輸六也釁隙時聞討襲速決七也凡此七者軍事之急務也不據則賊擅便資據之則利歸於國不可不察也夫屯壘相偪形埶已交智勇得陳巧拙得用策之而知得失之計角之而知有餘不足虜之情偽將焉所逃夫以小敵大則役煩力竭以貧敵富則費重財匱故敵逸能勞之飽能饑之此之謂也然後盛衆厲兵以震之參惠倍賞以招之多方廣似以疑之鯀不虞之道以間其

不戒比及三年左提右挈虜必氷散瓦觧安受其獘可坐筭而得也昔漢氏歷世嘗患匈奴朝士謀臣早朝晏罷介冑之將則陳征伐搢紳之徒咸言和親勇奮之士思展搏噬故樊噲願以十萬之衆横行匈奴季布面折其短李信求以二十萬獨舉楚人而果辱秦軍今諸將有陳越江凌險獨步虜庭即亦向時之類也以陛下聖德輔相忠賢法明士練錯計於全勝之地振長策以禦之虜之奔潰必然之數故兵法曰屈人之兵而非戰也

拔人之城而非攻也若釋廟勝必然之理而行萬一不必全之路誠愚臣之所慮也故謂大佃而偪之計最長時不從嘏言其年十一月詔昶等征吳五年正月諸葛恪拒戰大破衆軍於東關後吳大將諸葛恪新破東關乘勝揚聲欲向青徐朝廷將為之備嘏議以為淮海非賊輕行之路又昔孫權遣兵入海漂浪沉溺畧無孑遺恪豈敢傾根竭本寄命洪流以徼乾没乎恪不過遣偏率小將素習水軍者乘海泝淮示動青徐恪自并兵來

向淮南耳後恪果圖新城不克而歸

吳薛綜為僕射大帝召交州刺史吕岱綜懼繼岱者非其人上疏曰昔帝舜南廵卒於蒼梧秦置桂林南海象郡然則四國之内屬也有自來矣趙佗起番禺懷服百越之君珠官之南是也漢武帝誅吕嘉開九郡設交阯刺史以鎮監之山川長逺習俗不齊言語同異重譯乃通民如禽獸長幼無别椎結徒跣貫頭左衽長吏之設雖有若無自斯以來頗徙中國罪人雜居其間稍使學

書粗知言語使驛往來觀見禮化及後錫光為交阯任延為九真太守乃敎其耕犂使之冠履為設媒官始知聘娶建立學校導之經義繇此已降四百餘年頗有似類自臣昔客始至之時珠崖除州縣嫁娶皆須八月引户人民集會之時男女自相可適乃為夫妻父母不能止交阯糜泠九真都龐二縣皆兄死弟妻其嫂世以此為俗長吏恣聽不能禁制日南郡男女裸體不以為羞繇此言之可謂蟲豸有靦面目耳然而土廣人衆阻險

毒害易以為亂難使從治縣官羈縻示令威服田户之租賦裁取供辦貴致遠珍名珠香藥象牙犀角瑇瑁珊瑚琉璃鸚䳇翡翠孔雀竒物充備寳玩不必仰其賦入以益中國也然在九甸之外長吏之選類不精覈漢時法寛多自放肆故數反違法珠崖之廢起於長吏覩其好髮髠取以為髲及臣所見南海黄蓋為日南太守下車以供設不豐撾殺主簿仍見驅逐九真太守儋萌為妻父周京作主人并請大吏酒酣作樂功曹潘歆起舞

屬京不肯起歆猶廹强萌忿杖歆亡於郡内歆弟苗帥衆攻府毒矢射萌萌至物故交阯太守士燮遣兵致討卒不能克又故刺史會稽朱符多以鄉人虞褒劉彦之徒分作長史侵虐百姓强賦於民黄魚一枚收稲一斛百姓怨叛山賊並出攻州突郡競走入海流離喪亡次得南陽張津與荆州牧劉表為隙兵弱敵强歲歲興軍諸將厭患去留自在津小檢攝威武不足為所凌侮遂至殺没後得零陵頼恭先輩仁謹不曉時事表又遣

長沙吳巨為蒼梧太守巨武夫輕悍不為恭服輒相怨恨逐出恭求步隲是時津故將夷廖錢博之徒尚多隲以次鉏治綱紀適定會仍召出呂岱既至有士民之變越軍南征平討之日改置長吏章明王綱威加萬里大小承風由此言之綏邊撫裔實有其人牧伯之任既宜清能荒流之表禍福尤甚今日交州雖名粗定尚有高涼宿賊其南海蒼梧鬱林珠官四郡境界未綏依作寇盜專為亡叛逋逃之藪若岱不復南新刺史宜得精密檢

攝八郡方畧智計能稍稍以漸能治髙凉者假其威寵借之形勢責其成效庶幾可補復如但中人近守常法無竒數異術者則羣惡日滋久遠成害故國之安危在於所任不可不察也竊懼朝廷忽輕其選故敢竭愚情以廣聖恩

晋何曾魏明帝時爲黄門侍郎上疏曰臣聞爲國者以清净爲基而百姓以良吏爲本今海内虚耗事役衆多誠宜養恤黎元悦以使人郡守之權雖輕猶專千里比

之於古則列國之君也上當奉宣朝恩以致惠和下當興利而除其害得其人則可安非其人則為患故漢宣稱曰百姓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此誠可謂知政之本也方今國家大舉新有發調軍師遠征上下劬勞夫百姓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愚惑之人能厭目前之小勤而忘為亂之大禍者是以郡守益不可不得其人才雖難備猶宜粗有威恩為百姓所信憚者臣聞諸郡守

有年老或疾病皆委政丞掾不恤庶事或體性踈怠不以政理為意在官積年恵澤不加於人然於考課之限罪亦不至絀免故得經延歲月而無斥罷之期臣愚以為可密詔主者使隱核參訪郡守其有老病不隱親人物及宰牧少恩好修人事煩擾百姓者皆可徵還為更選代頃之遷散騎常侍及宣帝將伐遼東曾上疏魏帝曰臣聞先王制法必全於慎故建官授任則置副佐陳師命將則立監貳宣命遣使則設介副臨敵交刃則參

御右盖以盡思謀之功防安危之變也是以在險當難則權足相濟損鈌不預則才足相代其為國防至深至遠及至漢氏亦循舊章韓信伐趙張耳為貳馬援討越劉隆副軍前世之迹著在篇志今太尉懿奉宣誅罪精甲銳鋒步騎數萬道路回阻四千餘里雖倣天威有征無戰寇或潛遁消散日月命無常期人非金石遠慮詳備誠宜有副今北邊諸將及懿所督皆為僚屬名位不殊素無定分統御之尊卒有變急不相鎮攝存不忘亡

聖達所戒宜選大臣名将威重宿著者盛其禮秩遣詣
懿軍進同謀畧退為副佐雖有萬一不虞之災軍主有
儲則無患矣時以毋丘倹為宣王副也
李宣明武帝時為尚書宣明奏議以為古者三公坐而
論道内參六官之事外興六卿之教或處三槐兼聽獄
訟稽疑之典謀及卿士陛下聖徳欽明垂心萬機猥發
明詔儀刑古式雖唐虞疇諮周文翼翼無以加也自今
以往國有大政可親延羣公詢納讜言其軍國所疑延

諸省中使侍中尚書諮論所宜若有疾疢不任觀會臨時遣侍臣訊訪詔從之

李重為尚書郎時大中大夫恬和表陳便宜稱漢孔光魏徐幹等議使王公以下制奴婢限數及禁百姓賣田宅中書啓可屬主者為條制重奏曰先王之制士農工商有分不遷其業所以利用厚生各肆其力也周官以土均之法經其地土井田之制而辨其五物九等貢賦之序然後公私制定率土均齊自秦立阡陌建郡縣而

斯制巳沒降及漢魏因循舊跡立法峻者唯服物重器有貴賤之差令不僣擬以亂尊卑耳至於奴婢私産不曲為立限也去八年巳巳詔書申明律令諸士卒百工以上所服乘皆不得違制若一縣一歲之中有違犯者三家雒陽縣十家以上官長免如詔書之旨法制巳嚴令如和所陳而稱光幹之議此皆衰世踰侈當時之患然盛漢之初不議其制光等作而不行非漏而不及能而不用也蓋以諸侯之軌既滅而井田之制不復則王

者之法不得制人之私也人之田宅既無定限則奴婢不宜偏制其數懼徒為之法實碎而難簡方今盛明垂制每尚簡易法禁已備和表無施

劉毅武帝時為尚書僕射以魏立九品權時之制未見得人而有八損乃上疏曰臣聞立政者以官才為本官才有三難而興替之所繇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偽難明三也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愛憎決於心情偽

繇於已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訐之忌用心百態求者萬端廉讓之風滅苟且之俗成天下訩訩但爭品位不聞推讓竊為聖朝恥之夫名狀以當才為清品輩以得實為平安危之要不可不明清平者政化之美也枉濫者亂敗之惡也不可不察然人才異能備體者寡器有大小達有早晚前鄙後修宜受日新之報抱正違時宜有質直之稱度遠闕小宜得殊俗之狀任直不飾宜得清實之譽行寡才優宜獲器任之用是以三仁殊途而同歸

四子異行而均義陳平韓信笑侮於邑里而收功於帝王屈原伍胥不容於人主而顯名於竹帛是篤論之所明也今之中正不精才實務依黨利不均稱尺務隨愛憎所欲與者獲虛以成譽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強弱是非緣愛憎隨世興衰不顧才實衰則削下興則扶上一人之身旬日異狀或以賄賂自通或以奸計登進附託者必達守道者困悴無報於身必見割奪有私於己必得其欲是以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暨時

有之皆曲有故慢主罔時實爲亂源損政之道一也置州都者取州里清議咸所歸服將以鎭異同一言議不謂一人之身了一州之才一人不審便坐之若然自仲尼以上至於庖犧莫不有失則皆不堪何獨責於中人者哉若殊不修自可更選今重其任而輕其人所立品格還訪刁攸攸非州里之所歸非職分之所置今訪之歸正於所不服決事於所不職以長讒構之原以生乖爭之兆似非立都之本旨理俗之深防也主者既善刁

攸攸之所下而復選以二千石已有數人劉良上攸之所下石公罪攸之所行駁違之論横於州里嫌讎之隙結於大臣夫桑妾之訟禍及吳楚鬬雞之變難興魯邦況乃人倫交争而部黨興刑獄滋生而禍根結損政之道二也本立格之體將謂人倫有序若貫魚成次也為九品者取下者為格謂才德有優劣倫輩有首尾今之中正務自遠者則抑割一國使無上人穢劣下比則拔舉非次并容其身公以為格坐成其私君子無小人之怨官

政無繩姦之防使得上欺明主下亂人倫乃使優劣易地首尾倒錯推貴異之器使在九品之下負戴不肖越在成人之首損政之道三也陛下踐阼開天地之德弘不諱之詔納忠直之言以覽天下之情太平之基不世之法也然賞罰自王公以至於衆人無不加法置中正委以一國之重無賞罰之防人心多故清平者寡故怨訟者衆聽之則告訐無已禁絶則侵枉無極與其理訟之煩猶愈侵枉之害今禁訟訴則杜一國之口培一人

之勢使得縱橫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積直獨不蒙天地無私之德而長壅蔽於邪人之銓使上明不下照下情不上聞損政之道四也昔在前王之世欲敦風俗鎮靜百姓隆鄉黨之義崇六親之行禮教庠序以相率賢不肖於是見矣然鄉老書其善以獻天子司馬論其能以官於職有司考績以明黜陟故天下之人退而修本州黨有德義朝廷有公正浮華邪佞無所容厝令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取給殊方面猶不識

況盡其才力而中正知與不知其當品狀采譽於臺府納毁於流言任巳則有不識之蔽聽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愛憎奪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亂其度既無鄉老紀行之譽又非朝廷考績之課遂使進官之人棄近求遠背本逐末位以求成不懸行立品不較功黨譽虛妄損政五也凡所以立品設狀者求人才以理物也非虛飾名譽相為好醜雖孝悌之行不施朝廷故門外之事以義斷恩既以在官職有大小事有劇易各有功

報此人材之實效功分之所得也今則反之於限當報雖職之高還附甲品無績於官而獲高叙是為抑功實而隆虚名也上奪天朝考績之分下長浮華朋黨之事損政六也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則成失其能則敗今品不狀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為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為本品之所限若狀得其實猶品狀相妨繫縶選舉使不得精於才宜況今九品所疎則削其長所親則飾其短徒結白論以為虚譽

則品不料能百揆何以得理萬機何以得修損政七也
前九品謟書善惡必書以為襃貶當時天下少有所忌
今之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廢襃貶之義
任愛憎之斷清濁同流以植其私故反違前品大其形
勢以驅動衆人使必歸已進者無功以表勸退者無惡
以成懲懲勸不明則風俗汙濁天下之人焉得不鮮德
行而鋭人事損政八也緜此論之選中正而非其人授
權勢而無賞罰或缺中正而無禁簡故邪黨得肆枉濫

縱橫雖職名中正實為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或恨結於親親猜生於骨肉當身困於敵讎子孫離其殃咎斯乃歷世之患非徒當今之患也是以時主觀時立法防姦消亂靡有常制故周因於殷有所損益至於中正九品上聖古賢皆所不為豈蔽於此事而有不周哉將以政化之宜無取於此也自魏立以來見其得人之功而生讎薄之累毀風敗俗無益於化古今之失莫大於此愚臣以為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法立一代

之美制疏奏優詔答之後司空衛瓘等亦共表宜省九品復古鄉議里選帝竟不施行

傅玄武帝時為散騎常侍上疏曰臣聞舜舉五臣無為而化用人得其要也天下郡司猥多不可不審得其人也不得其人一日則損不貲況積日乎典謨曰無曠庶官言職之不可久廢也諸有疾病百日不差宜令去職優其禮秩而寵存之既差而後更用臣不廢職於朝國無曠官之累此王政之急也臣聞先王分士農工

商以經國制事各一其業而殊其務自士以上子弟爲之立太學以教之選明師以訓之各隨其才優劣而授用之農以豐其食工以足其器商賈以通其貨故雖天下之大兆庶之衆無有一人游手分數之法周備如此漢魏不定其分百官子弟不修經藝而務交游未知莅事而坐享天禄農工之業多廢或逐淫利而離其事徒繫名於太學然不聞先王之風今聖朝之政資始而漢魏之失未改散官衆而學校未設游手多而親農者少

工器不盡其宜臣以為亟定其制通計天下若干人為士足以副在官之吏若干人為農三年足有一年之儲若干人為工足其器用若干人為商賈足以通貨而已尊儒尚學貴農賤商皆此事業之要務也前皇甫陶上事欲令賜拜散官皆課使親耕天下享足食之利禹稷躬稼祚流後世是以明堂月令著帝藉之制伊尹古之名臣耕於有莘晏嬰齊之大夫避莊公之難亦耕於海濱昔者聖帝明王賢佐俊士皆當從事於農矣王人賜

官冗散無事者不督使學則當使耕無緣放之使坐食百姓也今文武之官既衆而拜賜不在職者又多加以服役為兵不得耕稼當農者之半南面食禄者参倍於前使冗散之官農而收其租稅家得其實而天下之穀可以無乏矣夫家足食為子則孝為父則慈為兄則友為弟則悌天下足食則仁義之教可不令而行也為政之要計人而置官分人而授事士農工商之分不可斯須廢也若果能精其防制計天下文武之官足為副貳者使學

其餘皆歸之於農若百工商賈有長者亦皆歸之於農務農若此何有不贍乎虞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謂九年之後乃有遷叙也故居官久則念立慎終之化居不見久則競為一切之政六年之限日月淺近不周黜陟陶之所上義合古制夫儒學者王教之首也尊其道貴其業重其選猶恐化之不崇忽而不以為急臣懼日月陵遲而不覺也仲尼有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然則尊其道者非惟尊其書而已尊其人之謂也貴其業

者不妄敎非其人也重其選者不妄用非其人也若此而學校之綱舉矣書奏帝下詔曰二常侍懇懇於所論可謂乃心欲佐益時事者也而主者率以常制裁之豈得不使發憤耶二常侍所論或舉其大較而未備其條目亦可便令作之然後主者八座廣共研精凡關言於人主人臣之所至難而人主若不能虛心聽納自古忠臣直士之所慷慨至使杜口結舌每念如此未嘗不嘆息也故前詔敢有直言勿有所距庶幾得以發矇補過

擭保髙位茍言有偏善情在忠益雖文辭有謬誤言語有
失得皆當曠然恕之古人猶不距誹謗况皆善意在可
採録乎近者孔鼂綦母龢皆按以輕慢之罪所以皆原
欲使四海知區區之朝無諱言之忌也
庾峻為諫議大夫常侍是時風俗趣競禮讓陵遲峻上
疏曰臣聞黎庶之性人衆而賢寡設官分職則官寡而
賢衆為賢衆而多官則妨化以無官而棄賢則廢道是
故聖王之御世也因人之性或出或處故有朝廷之士

又有山林之士朝廷之士佐主成化猶人之有股肱心膂共為一體也山林之士被褐懷寶太上棲於丘園高節出於衆庶其次輕爵服遠恥辱以全名最下就列位雖無功而能知止彼其清劭足以抑貪污退讓足以息鄙事故在朝之士聞其風而悦之將受爵者皆恥躬之不逮斯山林之士避寵之臣所以為美也先王嘉之節雖離世而德合于主行雖詭朝而功同于政故大者有玉帛之命其次有几杖之禮以厚德載物出處有地既

廊廟多賢才而野人亦不失為君子此先王之弘也秦
塞斯路利出一官雖有處士之名而無爵列於朝者商
君謂之六蝎韓非謂之五蠹時不知德惟爵是聞故閭
閻以公乘侮其鄉人郎中以上爵傲其父兄漢祖反之
大暢斯否任蕭曹以天下重四皓於南山以張良之勲
而班位在叔孫之後蓋公之賤而曹相諮之以政帝王
貴德於上俗亦反本於下故田叔等十人漢廷臣無能
出其右者而未嘗干禄於時以釋之之貴結王生之襪

於朝而其名愈重自非主臣尚徳兼愛孰能通天下之志如此其大者乎夫不草百王之蔽徒務救世之政文士競智而務入武夫恃力而爭先官髙矣而其意未滿功報矣而其求不已又國無隨才任官之制俗無難進易退之恥位一髙雖無功而不見下已負敗而復見用故因前而升則處士之路塞矣又仕者黜陟無章是以普天之下先競而後讓舉世之士有進而無退大人溺於動俗執政撓於羣言衡石為之失平清濁安可復分

昔者先王患嚮之所以取天下者今之為獘是故功成必改其物業定必易其教雖以爵禄使下臣無貪陵之行雖以甲兵定功主無窮武之悔也臣愚以為古者大夫七十懸車今自非元功國老三司上才可聽七十致仕則士無懐禄之嫌矣其父母八十可聽終養則孝莫大於事親矣吏歴試無績依古終身不仕則官無秕政矣能小而不能大可降還涖小則使人以器矣人主進人以禮退人以義人臣亦量能受爵矣其有孝如王陽

臨九折而去官潔如貢禹冠一免而不著及知止如王孫知足如疏廣雖去列位而居東野與人父言依於慈與人子言依於孝此其出言合於國簡危行彰於本朝去勢如脫屣路人為之隕涕辭寵如金石庸夫為之興行是故先王許之而聖人貴之夫人之性陵上猶水之趨下也益而不已必決升而不已必困始於匹夫行義不敦終於皇輿為之敗績固不可不慎也下人并心進趨上宜以退讓去其甚者退讓不可以刑罰使莫若聽

朝士時時從志山林往往閒出無使入者不能復出往者不能復反然後出處交泰提衡而立時靡有爭天下可得而化矣

石崇為侍中惠帝元康初楊駿輔政大開封賞多樹黨援崇與散騎郎蜀郡何攀共立議奏於帝曰陛下聖德光被皇靈啟祚正位東宮二十餘年道化宣流萬國歸心今承洪基此乃天授至於班賞行爵優於泰始革命之初不安一也吳會僭逆幾於百年邊境被其荼毒朝

廷為之旰食先帝决獨斷之聰奮神武之畧蕩滅逋寇
易於摧枯然謀臣猛將猶有致思竭力之效而今恩澤
之封優於滅吳之功不安二也上天眷佑實在大晋卜
世之數莫知其紀今之開制當垂於後若尊卑無差有
爵必進數世之後莫非公侯不安三也臣等敢冒陳聞
竊謂泰始之初及平吳論功制度名牒皆悉具在縱不
能遠遵古典尚當依準舊事書奏弗納
山簡懷帝永嘉中為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欲令朝臣各

舉所知以廣得才之路上疏曰臣以為自古興替實在官人茍得其才則無物不理書言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唐虞之盛元愷登庸周官之隆濟濟多士秦漢以來風雅漸喪至於後漢女后臨朝尊官大位出於阿保斯亂之始也是以郭泰許劭之倫明清議於草野陳蕃李固之徒守忠節於朝廷然後君臣名節古今遺典可得而言自初平之元訖於建安之末三十年中萬姓離散死亡畧盡斯亂之極也世祖武皇帝應天順人受禪於魏

泰始之初躬親萬機佐命之臣咸皆率職時黄門侍郎王恂庾純始於太極東堂聽政評尚書奏事多論刑獄不論選舉臣以為不先所難而辨其所易陛下初臨萬國人思盡誠每於聽政之日命公卿大臣先議選舉各言所見後進儁才鄉邑尤異才堪任用者皆以名奏主者隨缺先叙是爵人於朝與衆共之之義也朝廷從之

胡濟為尚書郎武陵伍朝字世明少有雅操閒居樂道不修世事性好學以博士徵不就荆州刺史劉弘薦朝

為零陵太守主者以非選例不聽濟奏曰臣以為當今資喪亂之餘運承百王之遺弊進趨者乘國故以僥倖守道者懷藴匵以終身故令敦褒之化虧退讓之風薄案朝游心物外不屑時務守静衡門志道日新年過耳順而所尚不虧誠江南之竒才丘園之逸老也不加飾進何以勸善且白衣為郡前漢有舊宜聽光顯以奬風尚奏可而朝不就卒於家

熊遠為散騎常侍元帝中興欲賜諸吏投刺勸進者加

位一等百姓投刺者賜司徒吏凡二十餘萬遠以為秦漢因赦賜爵非長制也今按投刺者不獨近者情重遠者情輕可依漢法例賜天下爵於恩為普無偏頗之失可以息簡覈之煩塞巧偽之端帝不從

陳頵太興初以白衣兼尚書因陳時務以為昔江外初平中州荒亂故貢舉不試宜漸循舊捜揚隱逸試以經策又馬隆孟觀雖出貧賤勲濟甚大以所不習而統戎事鮮能以濟宜開舉武略任将率者言問核試盡其所

能然後隨才授任舉十得一猶勝不舉況或十得二三日磾降虜七世内侍繇餘戎狄入為秦相豈藉華宗之族見齒於奔競之流乎宜引幽滯之儁抑華校實則天清地平人神感應

温嶠為散騎常侍初為劉琨奉使建業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絶裾而去其後母亡嶠阻亂不獲歸葬繇是固讓不拜苦請北歸詔三下八座議其事皆曰昔伍員志復私讎先假諸侯之力東奔闔閭位為上將然後鞭荆王

之尸若嶠以母未葬没在胡虜者乃進竭其智謀仰憑皇靈使逆寇氷散及哀墓次豈可稍以乖嫌廢其逺圖哉嶠不得已乃受命

范汪為中書侍郎庾翼將悉郢漢之衆以事中原軍次安陵尋轉屯襄陽汪上疏曰臣伏思安西將軍翼今至襄陽倉卒攻討凡百草創安陸之調不復為襄陽之用而玄冬之月沔漢乾涸皆當魚貫而行推排而進設一處有急勢不相救臣所至慮一也又既至之後桓宣當

出宜往實翦豺狼之林招携貳之衆待之以至寛御之以無法田疇墾闢生産始立而當移之必有噭然悔吝難測臣所至慮二也襄陽頓益數萬口舂師之費皆當出於江南運漕之難船人之力不可不熟計臣之所至慮三也且申伯之尊而與邊將並驅又東軍不進殊為孤懸兵書云知彼知此百戰不殆知彼不知此一勝一負賊誠衰弊然得臣猶在我雖方隆今實未𡺳而連兵不解患難將起臣之所至慮四也翼豈不知兵家所患

常在如此顧以門戶事任憂責莫大晏安終年非心情所安是以抗表輒行畢命原野以翼宏規經畧文武用命忽遇釁會大事便濟然國家之慮常以萬全非至安至審王者不舉臣謂宜嚴詔諭翼還鎮養鋭以為後圖若少合聖聽乞密出臣表與車騎臣冰等詳共集議

卞壼為尚書令成帝即位皇太后臨朝壼與庾亮對直省中共叅機要時詔南陽樂謨為郡中正頴川庾怡為廷尉評謨怡各稱父命不就壼奏曰人無非父而生職

無非事而立有父必有命居職必有悔有家各私其子此為王者無人職不軌物官不立政如此則先聖之言廢五教之訓塞君臣之道散上下之化替矣樂廣以平夷稱庾珉以忠篤顯受寵聖世身非已有况及後嗣而可專哉所居之職若順夫羣心則戰戍者之父母皆當以命子不以處也若順誤父之意則人皆不為郡中正人倫廢矣順怡父之意人皆不為獄官則刑辟息矣如是者其可聽歟若不可聽何以許誤怡之得稱父命乎

此為謨以名父子可以虧法怡是親戚可以自專以此二塗服人示世臣所未悟也宜一切班下不得以私廢公絕其表疏以為永制朝議以為然謨怡不得已各居所職

弘訥成帝時為尚書郎領軍將軍卞壼與蘇峻戰死二子眕盱亦見害峻平朝議贈壼左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訥議以為死事之臣古今所重卞令忠貞之節當書於竹帛今之追贈實未副衆望謂宜加鼎司之號以旌

忠烈之勲司徒王導見議進贈驃騎將軍加侍中訥重議曰夫事親莫大於孝事君莫尚於忠唯孝也故能盡敬竭誠忠也故能見危授命此在三之大節臣子之極行也案壼委質三朝盡規翼亮遭世險難存亡以之受顧托之重居端右之任擁衛至尊則有保傅之恩正色在朝則有匪躬之節賊峻造逆戮力致討身當矢旝再對賊鋒父子并命可謂破家為國守死勤事昔許男疾終猶蒙二等之贈況壼伏節國難者乎夫賞疑從重況

在不疑可謂上準許穆下同嵇紹則允合典謨克厭衆望於是改贈壹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貞祠以太牢贈世子眕散騎侍郎弟盱奉車都尉

孔嚴為尚書左丞哀帝践阼議所承統時多異議嚴與丹陽尹庾龢議曰順本居正親親不可奪宜繼成皇帝諸儒咸以嚴議為長竟從之

王彪之簡文時為吏部尚書時衆官漸多而遷徙每速彪之上議曰為政之道以得賢為急非謂雍容廊廟標

的而已故將涖任贊時職思其憂也得賢之道在於涖任涖任之道在於能久久於其道而天下成化是以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不收一切之功不採速成之譽故勲格辰極道融四海風流遐邈聲冠百代凡庸之族衆賢能之才寡才寡於世而官多於朝焉得不賢鄙共貫清濁同官官衆則闕多闕多則遷速前後去來更相代補非謂故然理固然耳所以職事未修朝風未澄者也職事之修在於省官朝風之澄在於并職官省則選清而

得久職并則吏簡而俗静選清則勝人久於其事事久則中才猶足有成今内外百官較而計之固應有并省者矣六卿之任太常望雅而職重然其所司義髙務約宗正所統葢尠可以并太常宿衛之重二衛任之其次驍騎左軍各有所領無兵軍校皆應罷廢四軍皆罷則左軍之名不宜獨立宜改游擊以對驍騎内官自侍中以下舊員皆四中興之初二人而已二人對直或有不周愚請三人於其事則無闕也凡餘諸官無綜事實者

可令大官隨才任所帖而領之若未能頓廢自可因缺而省之委之以職分責之以有成能否因考績而著清濁隨黜陟而彰雖雍熙之隆康哉之歌未洽可使庶官之選差清莅職之日差久無俸祿之虛費簡吏寺之煩役矣永和末多疾疫舊制朝臣家有時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雖無疾百日不入宫至是百官多列家疾不入彪之又言疾疫之年家無不染若以之不復入宫則直侍頓闕王者宫省空矣朝廷從之

王獻之孝武時為中書令時謝安薨贈禮有同異之議惟獻之與徐邈共明安之忠勲獻之乃上疏曰故太傅臣安少振玄風道譽洋溢弱冠遐棲則契齊箕皓應運釋褐而王猷允塞及至載宣威靈彊猾消殄功勲既融投𢧐高讓且服事先帝眷隆布衣陛下踐阼陽秋尚富盡心竭智以輔聖明考其潛躍始終事情繾綣實大晉之雋輔義篤於曩臣矣伏惟陛下留心宗臣澄神於省察孝武帝遂加安殊禮

册府元龜卷四百七十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四百七十一　宋　王欽若等　撰

臺省部

奏議第二

宋鄭鮮之初仕晉安帝為御史中丞時制長吏以父母疾去官禁錮三年山陰令沈叔任父疾去職鮮之因此上議曰夫事有相權故制有與奪此有所屈而彼有所申未有理無所明事無所獲而為永制者也當以去官之

人或容詭托之事誠或有之豈可虧天下之大教以末傷本者乎且設法蓋以衆包寡而不以寡違衆况防杜去官而塞孝愛之實且人情趨於榮利辭官本非所防所以為制者蒞官不久則奔競互生故杜其欲速之心以申考績之實即父母之疾而加以罪名悖義疾理莫此為大謂宜從舊於義為允從之於是自二品以上父母没者墳墓摧毁及疾病族屬輙去竝不禁錮

裴松之晉安帝義熙初為祠部郎松之以世立私碑有

乖事實上表陳之曰碑銘之作明示後昆自非殊功異德無以允應茲典大者道勲光遠世所宗推其次節行高妙遺烈可紀若乃亮采登庸績用顯著敷化所莅惠訓融遠述詠所寄有頼鐫勒非斯族也則幾乎僭黷矣俗弊僞興華煩已久是以孔悝之銘行是人非蔡邕制文每有愧色而自時厥後其流彌多預有臣吏必為建立勒銘寡取信之實刋石成虛僞之常真假相蒙殆使合美者不貴但論其功費又不可稱不加禁裁其弊無

已以為諸欲立碑者宜悉令言上為朝議所許然後聽之庶可以防遏無徵顯彰茂實使百世之下知其不虛則義信於仰止道孚於來葉繇是竝斷

孔琳之晉義熙中為尚書左丞詔衆官獻便宜議者以為宜修庠序卹典刑審官方明黜陟舉逸拔材務農簡調琳之於衆議之外别建言曰夫璽印者所以辨章官爵立契符信官莫大於皇帝爵莫尊於公侯而傳國之璽歷代迭用襲封之印奕世相傳貴於仍舊無取改作

今世唯尉一職獨用一印於内外羣官每遷悉改討尋其義私所未達若謂官各異姓與傳襲不同則未若異代之為殊若論其名器雖有公卿之貴未若帝王之重若以或有誅夷之臣忌其凶穢則漢用秦璽延祚四百未聞以子嬰身戮國亡而棄不佩帝王公侯之尊不疑於傳璽人臣衆僚之卑何嫌於即印載籍未聞其說推例自乖其准而終年刻鑄喪功消實金銀銅炭之費不可稱言非所以因循舊貫易簡之道愚謂衆官即用一印

無煩改作若有新置官又官多印少文或零失然後乃
鑄則仰裨天府非唯小益又曰凶門栢裝不出禮典起
自末代稱習生常遂成舊俗爰自天子達於庶人誠行
之有緣卒草必駭然茍無害於情而有愆禮度存之未
有所明去之未有所失固當式遵先典釐革後謬況復
兼以遊費實為民患者乎凡人士喪儀多出閭里每
有此須動十數萬損民財力而義無所取至於寒庶則
人思自竭雖復室如懸罄莫不傾產殫財所謂葬之以

禮其若此乎謂宜謹遵先典一罷凶門之式表以素扇足以示凶又曰昔事故飢荒米穀綿絹皆貴其後米價登復而絹于今一倍綿絹既貴蠶業者滋雖勤勵兼倍而貴猶不息愚謂致此良有其繇昔事故之前軍器止用鎧而已至於襖袍裲襠必俟戰陣實在庫藏永無損毀今儀從直衛及邀羅使命或有防衛送迎悉用袍襖之屬非惟一府衆軍皆然綿帛易敗勢不支久又晝以禦寒夜兼寢臥曾未周年便自敗裂每絲綿新登易折

祖以市又諸府競收動有千萬積貴不已實繇於斯私服為之艱匱官庫為之空盡愚謂若侍御所須固不可廢其餘則依舊用鐙小小使命送迎之屬止宜用仗不煩鐙襖用之既簡則其價自降又曰夫不恥惡食唯君子能之肴饌尚奢為日久矣今雖改張是期而此風未革所甘不過一味而陳必於方丈適口之外皆為悅目之費富者以之自矜貧者為之殫產衆所同鄙而莫能獨異愚謂宜粗為其品使奢儉有中若有不改加以貶黜則德

儉之化不日而流

何承天為御史中丞宋文帝元嘉九年魏軍侵邊太祖訪羣臣威戎禦遠之略承天上表曰伏見北藩上事攻犯青兖天慈降監矜此黎元博逮羣策經綸戎政臣以愚陋預聞訪及竊尋玁狁告難爰自上古周室之盛南仲出車漢氏方隆衛霍宣力雖飲馬瀚海揚旆祁連事難役繁天下騷動委輸負海貲及舟車凶狡倔强未肯受弱得失報復裁不相補宣帝末年值其乖亂推亡固

存始獲稽服自晉喪中原戎狄侵擾百餘年間未暇以
北虜為念大宋啟祚光耀靈武懷德畏威用自納欵陛
下統御以來羈縻遵養十餘年間貢譯不絶去歲三王
出鎮思振遠圖獸心易駭遂生猜懼悖違信約深搆譬
隙貪禍恣毒無因自反恐烽燧之警必自此始臣素庸
懦才不經武率其管窺謹撰安邊論意乃淺末懼無可
採若得詢之朝列辨覈同異庶或開引羣慮研盡衆謀
短長畢陳當否可見其論曰漢世言備匈奴之策不過

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之約課其所言未有遠志加塞漠之外胡敵掣肘必未能摧鋒引日規自開張當綠往年冀土之民附化者衆二州臨境三王出藩經略既張宏圖將舉士女延望華夷慕義故脉於小利且自矜侈外示餘力内堅偽衆今若務存遵養許其自新雖未可羈致北闕猶足鎮静邊境然和親事重當盡廟筭誠非愚短所能究言若追蹤衛霍瀚海之志時事不等致功亦殊寇雖習戰未久又全據燕趙跨帶秦

魏山河之險終古如一自非大田淮泗内實青徐使民有贏儲野有積穀然後分命方名總率虎旅精卒十萬使一舉盪夷則不足稍勤王師以勞天下何以言之今遺黎習亂志在偷安非皆恥為左衽遠慕冠冕徒以殘害剝辱視息無寄故𥎞負歸國先後相尋虜既不能較勝循理攻城略地而輕兵掩襲急在驅殘是其所以速怨名禍滅亡之日今若遣軍追討報其侵暴大翦幽冀屠城破邑則聖朝愛育黎元方濟之以道若但欲撫其

歸附伐罪弔民則駿馬奔走不肯來征徒興巨費無損於彼復竒兵深入殺敵破軍茍陵患未盡則困獸思鬬報復之役將遂無已斯秦漢之末策輪臺之所悔也安邊固守於計為長臣以安邊之計備在史策李牧言其端嚴尤申其要大略舉矣曹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里魏捨合肥退保新城江陵移民南涘濡須之戍家停羨溪及夷陵之屯民夷散雜晉宣王以為宜從江南以北岸曹爽不許果亡柤中此皆前代之

殷鑒也何者斥候之郊非畜牧之地非耕桑之邑故堅壁清野以俟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弊雖時有古今勢有强弱保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之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二曰浚復城隍三曰纂偶車牛四曰計丁課伏良守疆其土田驍帥振其風略蒐獮宣其號令俎豆訓其廉恥懸爵以縻之設禁以威之徭稅有程寬猛相濟比及十載民知義方然後簡將授寄揚旌雲朔風捲河冀電掃嵩恒熱弧折郤代馬摧足秦首斬其右臂吳蹄絶

其左肩銘功於燕然之阿饗徒於金微之曲冠雖亂亡有徵昧弱易取若天時人事或未盡符抑銳俟機宜審其筭若邊戍未增星居布野勤惰異教貧富殊資疆埸之民多懷彼此虜在去就不根本業難可驅率易在振蕩又狡虜之性食肉衣皮以騁馳為儀容以遊獵為南畝非有車輿之安宮室之衛櫛風沐雨不以為勞露宿草寢維其常性勝則競利敗不羞走彼来或驟而此已奔疲且今春踰濟既獲其利乗勝忸忕未虞天誅比及

秋末容更迭死焱騎蟻聚輕兵烏集竝殘禾稼焚爇閭井雖邊將多畧未審何以禦之若盛師連屯廢農必衆馳車奔驛起役必遲散金行賞損費必大換土客戍怨曠必繁孰若因民所居竝修農戰無動衆之勞有扞衛之實其爲利害優劣相懸也一曰移遠就近以實内地今青兖舊民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三萬家此寇之資也今悉河内徙青州民移東萊平昌北海諸郡太山以南南至下邳左沭右沂田良野沃西阻蘭陵北阸大峴四

塞之内其號險固民性重遷闇於圖始無虞之時喜生咨怨今新被抄掠餘懼未息曉示安危居以樂土宜其歌忭就路視遷如歸二曰浚復城隍以增阻防舊秋冬收斂民人入保所以警備暴客使防衛有素也古之城池處處皆有今雖頹毁猶可修治粗計户數量其所容新徙之家悉著城内假其經用為之閭伍納稼築場還在一處婦子守家長吏為師丁夫匹婦春夏佃牧冠至之時一城千室堪戰之士不下二千其餘羸弱又能登陴

皷譟十則圍之兵家舊説戰士二千足抗羣虜三萬矣三曰纂偶車牛以飾戎械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為車五百輛參合鈎連以衛其衆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賊所不能干既已族居易可檢括號令先明民知夙戒有急徵發信宿可聚四曰計丁課仗勿使有闕千家之邑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銘刻繇已還保輸之於庫出行請以自衛弓幹利鐵民不辦得者官以漸充之數年之内軍用粗備矣臣聞軍國異

容施於封畿之内兵農竝修在於疆埸之表攻守之宜皆因其習任其怯勇山林川陸之形寒暑温凉之氣各繇本性易則害生是故戍申作師遠屯清濟功費既重嗟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衆之易管子治齊寄令在民商君為秦設以耕戰終能申威定霸行其志業非苟任强實繇有數梁用走卒其邦自滅齊用技擊厥衆亦離漢魏以来玆制漸絶蒐田非復先王之禮治兵徒逞耳目之欲有急之日民不知戰至乃廣延賞募奉

以厚秩發遽奔救天下騷然方伯刺史拱手坐聽自無經畧唯望朝廷遣軍此皆忘戰之害不教之失也今移民實内浚治城隍族居聚處課其騎射長吏簡試差品能否甲科上第漸就優别明其勲材表言州郡如此則也部有常不遷其業内護老弱外通官塗朋曹素定同憂等樂情繇習親藝因事著晝戰見貌足以相識夜戰聞聲足以相救斯教戰之一隅先哲之遺術論者必以古城荒毁難可修復今不謂頓便加功整麗如舊但欲

先定民營其閭街墉壑存者因而葺之其有毀缺權時
柵斷足以禦彼輕兵防遏遊騎假以方將漸就只立車
牛之賦課仗之宜攻守所資軍國之要今因民所利道
而率之耕農之器為府庫之實田蠶之民兼干城之用
千家總倍旅之兵萬戶具全軍之衆兵强而敵不戒國
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伍坐食廪糧者不可同年而
校矣今承平來久邊令弛縱丐幹利鐵既不都斷往歲
棄甲垂二十年課其所任理應消壞謂宜申明舊科嚴

加禁塞諸商賈往來幢隊挾藏者皆以軍法懲治之又界上嚴立關候杜廢間蹊城保之境諸所課仗竝加雕鐫别造程式若有遺鏃亡刃及私為竊盗者皆可立驗於事為長又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洙泗北連青齊有舊縣城正在澤内宜立式修復舊堵利其埭遏給輕艦百艘寇若入境引艦出戰左右隨宜應接據其師津毁其航漕此以利制車運我所長亦懲敵之要也

袁淑為御史中丞元嘉二十六年元魏南侵遂至瓜步

文帝使百官議防禦之術淑上議曰臣聞函車之獸離山必斃絶波之鱗宕流則枯羯寇遺醜趣致畿甸蟻萃螽集聞已崩殪天險巖曠地限深遐故全魏戢其圖盛晉輟其議情屈力殫氣挫勇竭諒不虞於來臨本無怯於能濟乃者變定攜遠阻違授律繇將有殆拙故士少鬭志圍潰之衆匪寇傾淪攻制之師空自班散濟西勁騎總戰甓旅淮上訓卒簡備靡旗是繇綏整寡衷戎昭多昧遂使潞子入患伊川來擾紛殄姬風泯毒禹績騰

書有渭陰之迫懸烽均咸陽之警然而切揣虛實伏匿
先彰校索能否詭譎既顯綿地千里彌行阻深表裏蹟
硋東西分逼捨陵行之習競湍沙之利今虹見萍生土
膏脉動津陸陷溢痁禍洊興芻槀已單米粟莫係水寓
衿帶進必傾隕河溢扁固退亦墜滅所謂栖鳥於烈火
之上養魚於叢棘之中或謂損緩江右寬繕淮內竊謂
拯扼闗城舊史為允棄遠涼土前言稱非限此要荒猶
弗委割況聯被京國咫尺神甸數州推掃列邑殲夷山

淵夏覆草木塗地今丘賦千乘井竿萬集肩摩倍於長安帷袂百於臨淄什一而藉實慊民願屢畝以稅既恊農和戶競戰心人含鋭志皆欲贏糧請奮釋緯乘城謂宜懸金鑄印要壯果之士重幣甘辭招摧決之將舉薦板築之下抽登臺皁之間賞之以焚書報之以相爵俄而昭才賀闕異能間至戎貪而無謀肆而不整迷乎向背之次謬於合散之宜犯軍志之極害觸兵家之甚諱咸畜憤矣僉策戰矣稱願影從謡言繙命宜選敢悍數

千騖行潛掩偃旗裹甲鉗馬銜枚擔動而起晨壓未陣
旌譟亂舉火鼓四臨使景不暇移塵不及起無不禽鏃
獸讋氷解霧散掃洗嚌類漂鹵浮山如有決罝漏網逡
巢逗穴命淮汝戈船遏其還逕兖部勁卒梗其歸塗必
剪元雄懸首麾下乃將隻輪不反戰轄無旋矣於是信
臣騰威武士繕力緹組接陰鞞柝連響若其偽遁羸張
出没無際楚言漢旆顯默如神固已日月蔽虧川谷蕩
賈負塞殘孽阻山燼黨攻險竊命憑城借一則當因威

席捲承機芟剿泗汴秀士星流雹燭徐阜嚴兵雨湊雲集蹶亂桑溪之北搖潰瀚海以南絶其本根勿使能植銜索之枯幾何不蠹是猶涸澤而漁焚林而狩若大風之舞輕籜杲日之拂浮霜既而尉治荷掠之餘望弔網悲之鬼然後天行樞運焱舉煙升青蓋西巡翠華經啟州野蕩滌舉無遺策俾高闕再勒燕然復銘方乃奠山沉河創禮輯策闡耀炎昊之遺則貫軼商夏之舊文今衆貫拳勇而將術踈怯意者稔泰日積承平歲久邑無

驚赴之急家綏餽戰之勤闞閱訓之禮簡叅屬之飾且亦薦採之法庸未旣歟若乃邦造里選搉論深切窮澤盡幽漸帶尋遠設有沉明能照俊偉自宜誠感泉雨勇通金石氣熵飛賁知窮萛起審邪正順逆之數達昏明益損之宜能睽合民心愚敵物性登丹墀而敷策躡青蒲而揚謀上說宸鑒下弭素言足以安民紓國救災恤患則宜拔過寵貴之上褒升戚舊之右別其旂章榮其班祿出得專譽使不稟命降席折節同廣武之請設壇

致禮均淮陰之授必有要盟之功竊符之捷夷裔暴狠内外侮棄始附之衆分散無序蠱以威利埶必携離首順之徒靡然自及今淶澤故俗典纒纓緌翦焉幽播折首凶狡是猶眇者願明瘻人思步動傷遄會功終易感刼晉在於善覘全鄭實荷良謀多縱反間汨惑心耳發險易之前抵興喪之術衝其猜伏拂其嫌嗜啗以連率之貴餌以析壤之資罄筆端之用展辭鋒之鋭振辨則堅圍可解馳羽而巖邑易傾心㒳土分枝榦瓦裂故燕

樂相悔項范交疑矣或乃言約功深事邇應廣齊圉反駕趙養還君盡輿訟之道畢能事之效臣幸得出内音又納層禁游息明代澤與身泰恩隨年行無以逢迎昌運潤餙鴻法今塗有遺鏃藁朮息鋒敢思凉識少酬閫施但坐幕旣乏昭文免胄不能致果切覲都護之邊論屬國之兵謀終鼂之抗辭杜耿之言事咸云及經之棘猶闕上笇燭郢之敬裁妝下策自恥懦朩智不綜微敢露昧見無㑹昭採

何尚之孝武即位為尚書令時欲分荆州置郢州議其所居江夏王義恭以為宜在巴陵尚之議曰夏口在荆州之中正對沔口通接梁雍實為津要繇來舊鎮故根基未易今分取江夏武陵天門竟陵隨五郡為一州鎮在夏口既有劒城浦大容舫竟陵出道取荆州雖水路與去江夏不異諸郡至夏口皆從流並為利便湘州所領十一郡其巴陵邊帶長江去夏口密邇既分湘中乃更成大亦可割巴陵屬新州於事為允帝從其議荆揚

二州戸口半天下江左以來揚州為根本委荆州以閫外至是竝分欲以削臣下之權而荆揚竝因此虛耗尚之建言復合二州帝不許

何偃孝武即位為侍中時責百官讜言偃以為宜重農卹本并官省事考課以知能否增俸以除吏姦責成良守久於其職都督刺史宜别其仕

謝莊孝武初為侍中時魏人求通互市上詔羣臣博議莊議曰臣愚以為獯獫棄義唯利是視關市之請或以

覘國順之示弱無名柔遠距而觀釁有足表彊且漢文和親豈止彭陽之寇武帝修約不廢馬邑之謀故有餘則經畧不足則閉關何為屈冠帶之邦通引弓之俗樹無益之軌招塵黷之風交易爽議既應深杜和約詭論尤宜固絶臣庸管多蔽豈識國儀恩誘降逮敢不披盡

莊又以搜才路狹乃上表曰臣聞功照千里非特燭車之珍德柔隣國豈徒秘璧之貴故詩稱殄悴誓述榮懷用能道臻無積化至恭已伏惟陛下膺慶集圖締寓開

縣夕奭選政昃旦詷風採言厮輿觀謡仄遠斯實辰階告平頌聲方製臣竊惟隆陂所漸治亂之繇何常不興資得才替因失士故楚書以善人為寶虞典以則哲為難進選之軌旣弛中代登造之律未闡當今必欲崇本康務庇民濟俗匪更沾濊奚取九成升歷中陽英賢起於徐沛受籙白水茂異出於荆宛寧二都智之所産七隩愚之所集實遇與不遇用與不用耳今大道光亨萬務俟德而九服之曠九流之艱提鈞懸衡委之選部一

人之鑒易限而天下之才難原以易限之鑒鏡難原之才使國罔遺賢野無滯器其可得乎昔公叔與僎同升管仲取臣於盜趙文非親士疎嗣祁奚豈諂讐比子茹茅以彙作範前經舉爾所知式貽往牒且自古任薦賞罰弘明成子舉三哲而身致魏輔應侯任二士而已捐秦相臼季稱冀缺而疇以田釆張敎進陳湯而坐以褫爵此先事之盛準亦後王之彝鑒如臣愚見宜普命大臣各舉所知以付尚書依分銓用若任得其才據主延

賞有不稱職宜及其坐重者免黜輕者左遷被舉之身加以禁錮年數多少隨愆議制若犯大辟則任者刑論又政平訟理莫先親民親民之要實歸守宰故黄霸治潁川累稔杜畿居河東歷載或就加恩秩或入崇輝寵今涖民之職自非公私必應代換者宜遵六年之制進獲章明庸惰退得民不勤擾如此則下無浮謬之愆上靡棄能之累考績之風載泰㮊薪之誚克昌臣生屬亨路身漸鴻猷遂得奉詔左右陳愚於側敢露芻言懼氛

常典有詔莊表如此可付外詳議莊後以疾免官大明元年起為都官尚書奏改定刑獄曰臣聞明慎用刑式存姬典哀矜折獄實輝呂命罪疑從輕旣前王之格範寧失弗經亦列聖之常訓用能化致升平道臻恭已逮漢文傷不辜之罰除相坐之令孝宣悟深文之吏立鞫訊之法當是時也號稱刑清陛下踐位親臨聽訟億兆相賀以為無寃民矣而比囹圄未虛頌聲尚鈌臣竊謂五聽之慈弗宣於宰政三宥之澤未洽於民謠頃年軍

旅餘弊刼掠猶繫監司討獲多非其實或規免身咎不慮國患楚對之下鮮不誣濫身遭鈇鑕之誅家嬰孥戮之痛比伍同閈莫不及罪是則一人罰謬坐者數十昔齊女告天臨淄臺殞孝婦寃戮東海愆陽此皆符變靈祇精感景緯臣近兼訊見重囚八人旋觀其初死有餘罪詳察其理實竝無辜恐此等不少誠可怵惕也舊官長竟囚畢郡遣督郵案驗仍就施刑督郵賤吏非能異於官長有案驗之名而無研究之實愚謂此制宜革自

令入重之囚縣考正畢以事言郡并送囚身委二千石親臨覈辯必收聲吞釁然後就戮若二千石不能決乃啟廷尉神州統外移之刺史刺史有疑亦歸臺獄令死者不怨生者無恨庶霧棺之謗輟嘆於終古兩造之察流詠於方今臣學闇申韓才寡治術輕陳庸管懼乖國憲

張永孝武時為尚書左丞時將士休假年間三番紛紜道路永建議曰臣聞開兵從稼前王以之兼隙耕戰遞

勞先代以之經遠當今化寧萬里文同九服捐金走驥於焉自始伏見將士休假多蒙三番程會既促裝赴在早故一歲之間四馳遥路或失遽春耜或違要秋登致使公替常儲家闕舊粟考定利害宜加詳改愚謂交代之限以一年為制使主上之念勞未及積遊農之望救功歲成則王度無騫民業期植矣從之

南齊虞玩之仕宋後廢帝時為尚書右丞表陳時事曰天府虛散垂三十年江荆諸州稅調本少自頃以來軍

募多乏其穀帛所入折供文武豫兖司徐開口待哺西北戍將裸身求衣委輸京都益爲寡薄天府所資唯是淮海民荒財殫不及曩日而國度弘費四倍元嘉二衛臺坊之民五不餘一都水材官朽散十不兩存備豫都庫材竹俱盡東西二陶塼瓦雙遺勑令給賜悉仰交市尚書省閣日就傾陁第宅府署太多穿毀視不遑救知不暇及尋所入定調用恤不周既無儲畜理至空盡積弊累耗鍾於今日昔歲奉勑課以揚徐衆逋凡入米穀

六十萬斛錢五千萬布絹五萬疋雜物在外賴此相贍故得推移即今所懸轉多興用漸廣深懼供奉頓闕軍器輟功將士飢怨百官奪祿府署謝雕麗之器土木停緹紫之容國戚無以贍勲舊無以給如愚管所慮不周歲矣經國遠謀臣所不敢言朝夕祗勤心在於匪懈起伏振遽事屬歸聞伏願陛下留須臾之鑒垂永代之計發不世之詔施必行之典則氓隸齊歡高界同泰帝優

詔答之

王儉髙帝時為散騎常侍及帝遺詔以褚淵錄尚書事江左以來無單拜錄者有司疑立優策儉議以為見居本官拜錄推理應有策書而舊事不載中朝以來三公王侯則優策竝設官品第二策而不優優者襃美策者

康明委寄尚書職居天官政化之本故尚書令品雖第三拜必有策錄尚書品秩不見而總任彌重前代多與本官同拜故不別有策即事緣情不容均之凡僚宜有策書用申隆寄既異王侯不假優文從之

王僧虔建元二年為左光祿大夫侍中丹陽尹郡縣獄相承有上湯殺囚僧虔上疏言之曰湯本以救疾而實行寃暴或以肆忿若罪必入重自有正刑若去惡宜疾則應先啓豈有死生大命而潛制下邑愚謂治下囚必病先刺郡求職司與醫對共診驗遠縣家人省視然後處治可使死者不恨生者無怨帝納其言

王慈武帝時為侍中領部兵校尉慈以朝廷諱榜非古舊制上表曰夫帝后之德綢繆天地君人之亮蟬聯日

月至於名族不著昭自方策號謚聿宣載伊篇籍所以魏臣據中以建議晉主依經以下詔朝堂置榜先諱懸露義非綿古事啟中世空失資敬之情徒乖嚴配之道若乃武功鼎臣贊庸元吏或以秩崇或由姓表故孔悝見銘謂標叔舅子孟應圖稱題霍氏況以處一之重列尊名以止仁無二之貴簧冲文而止敬昔東平即世孝章廵宫而灑泣新野云終和熹見似而流涕感循舊類尚或深心矧觀徽跡能無惻隱今扃禁嶔邃動延祿蓋

若使鑾駕停覽四時臨閱豈不重增聖慮用感宸衷愚謂空彪簡冊無益於匪躬直日朝堂寧虧於夕惕伏惟陛下保合萬國齊聖羣生當删前基之弊軌啟皇齊之孝則詔付外羣議博士李撝議據周禮凡有新令必奮鐸以警衆乃退以憲之于王宫注憲表懸之也太常丞王僴之議尊極之名宜率土同諱目可得覩口不可言口不可言則知之者絶知之者絶則犯觸必衆儀曹郎任昉議撝取證明之文僴之即情惟允直班諱之典爰自

漢世降及有晉歷代無爽今之諱榜兼明義訓邦之字國實為前事之徽名諱之重情敬斯極故懸諸朝堂縉紳所聚將使起伏晨昏不違耳目禁避之道昭然易從此乃敬恭之深旨何情典之或廢尊稱霍氏理例乖方居下以名故以不名為重在上必諱故以班諱為尊因心則理無不安郎事則習行已久謂宜式尊無所創革戀議不行諱榜謂朝堂置榜書國廟諱令人避之

王融為中書郎武帝討雍州刺史王奐融上疏曰臣每

覽史傳見憂國忘家捐生報德者未曾不撫躬歎惜以為今古共情也然或以片言微感一飡小惠猶國士之盼同布素之遊耳豈有如臣獨拔無聞之伍過超非分之位名器雙假榮祿竝升而宴安畀罷之晨優遊旰食之日所以敢布丹愚仰聞宸聽今議者或以西夏為念臣竊謂之不爾其故何哉陛下聖明羣臣悉力順以制逆上而御下詔開賞黜之言微示生死之路方域之人皆相為敵既兵威遠臨人不自保雖窮鳥必啄固等命

於梁鶉困獸斯驚終竝懸於厨鹿而毋后內難糧食外
虛謠言物情屬當今會若籍巫漢之歸師驍士卒之餘
憤取函谷如反掌凌關塞若摧枯但士非素蓄無以即
用不教民戰是謂棄之特希私集部曲豫加習校若蒙
垂許乞隸防衛臣少重名節早習軍旅若試而無績伏
受面欺之誅用且有功仰酬知人之哲
梁賀琛武帝時為散騎常侍是時任職者緣飾奸諂深
害時政琛啟陳事條封奏大略其一事曰今北邊稽顙

政是生聚訓練之時而天下戶口減落誠當今之急務國家之於關外賦税蓋微乃至年常租調動致逋積而人失安居寧非牧守之過其二事曰今天下寄守牧所以皆向貪殘罕有廉者良繇風俗侈靡使之然也欲使人守廉隅吏尚清白安可得耶今誠宜嚴為禁制道之以節儉貶黜彫飾糾奏浮華使衆皆知變其耳目改其好惡則易於反掌其三事曰斗筲之人詭競求進運挈瓶之智徼分外之求以深刻為能以繩逐為務長惡增

姧實繇於此今誠願責其公平之效黜其讒愚之心則下安上謐無儌倖之患矣其四事曰自征伐北境帑藏空虛今天下無事而猶日不暇給良有以也夫國弊則省其事而息其費事省則養人費息則財聚若言小費不足害財則終年不息矣以小役不足妨人則終年不止矣書奏不納

陳袁樞為都官尚書高祖長女永世公主先適陳留太守錢蔵生子岊主及岊竝卒於梁世高祖受命唯公主追

封至是將葬尚書主客請詳議欲加蔵駙馬都尉并贈
邑官樞議曰昔王姬下嫁必適諸侯同姓為主聞於公
羊之說車服不繫顯於詩人之篇漢氏初興列侯尚主
自斯已後降嬪素族駙馬都尉置錄漢武或以假諸功
臣或以加於戚屬是以魏曹植表云駙馬奉車趣為一
號齊職儀曰凡尚主必拜駙馬都尉魏晉以來因而為
准蓋以王姬之重庶姓之輕若不加其等級寧可合巹
而酳所以假駙馬之位乃崇於皇女也今公主早薨伉

儷已絶既無禮數何須駙馬之授案杜預尚晉宣帝第二女高陵公主晉武踐阼而主已亡泰始中追贈公主元凱無復駙馬之號梁文帝女新安公主早薨天監初王氏無追拜之事遠近二例足以據明公主所生既未及成人之禮無勞此授今宜追贈亭侯時以樞議為長

冊府元龜卷四百七十一